

想当年

一个抗美援朝老兵的亲身经历

杜育藩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想当年/杜育藩著. —哈尔滨:黑龙江人民出版社, 2001. 12

(新世纪文丛/安石 滕英 主编)

ISBN7 - 207 - 03375 - 3

I. 想… II. 杜… III. 传记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·5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23852 号

新世纪文丛

想当年·杜育藩著

主 编:安石 滕英

责任编辑:魏杰恒

装帧设计:李茵

出版发行: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编 150000

印 刷 者:辽宁省实验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:18.75

字 数:400 千字

版 次:2001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 - 2000

ISBN7 - 03375 - 3/I·547

定 价:29.80 元

前 言

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已经 50 年了,作为志愿军的一名老兵,伤残军人和幸存者的我,自然是心潮起伏,思绪万千。

那场以美国为首,有世界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参加,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侵略战争,迫使我志愿军广大指战员,在武器、技术装备、力量对比、异常悬殊,美帝国主义牢牢掌握制空权的不利条件下。不畏艰难险阻,前仆后继,英勇顽强,敢于用以步枪、手榴弹为主的劣势装备,与拥有世界上最先进,最现代化武器、技术装备的联合国军,进行了一场历史性的较量。他们在战场上与敌人斗智、斗勇,避实就虚,出奇制胜,用己之长,攻彼之短。直至把侵略者赶回到他们发动侵略战争的出发地——三八线。从而取得了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战争的最后胜利。

在那场极端艰苦、残酷的战争中:我志愿军将士,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,创造出许多惊天动地、可歌可泣的宏伟壮观场面;中朝军民亲密团结,并肩作战的动人情景;朝鲜人民遭受的悲惨浩劫;以及美帝国主义侵略者,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等等。一幅幅、一幕幕、历历在目,记忆犹新。

抗美援朝战争,虽然过去了半个世纪。但是,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在那场战争中表示出来的:奋不顾身、誓死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;英勇善战、敢于拼搏,敢于胜利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;和为了保卫世界和平与正义事业而英勇牺牲的国际主义精神,及其以弱胜强屡创奇迹的实战经验等等,尚未过时。它将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祖国、巩固国防、战胜那些貌似强大侵略者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力量源泉。

我是大西南解放时与许多知识青年,志愿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十军的青年学生之一。在党的教育培养下,在千难万险的朝鲜战场上,始终在部队基层第一线当文化教员。因而,亲眼目睹、

亲身经历了那场战争的全过程。特别是对志愿军基层部队指战员的战斗经历,与活跃在战争前线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实际情况,是较为了解、比较熟悉和深有体会的。

时值中国人民志愿军、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,出国作战 50 周年之际。我以回忆和战地记实的形式,把那段亲身经历、令人难忘的实际情况。比较系统地整理、记录下来。用以缅怀在朝鲜战场上,英勇牺牲的战友们;寄托长期以来,埋藏在心灵深处的哀思;留下那一串串气壮山河、可歌可泣的真实历史故事。以期广大读者和青年朋友们,从这个侧面,了解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广大基层指战员,在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战争中,在万分艰苦、恶劣的环境下。如何用步枪、手榴弹等落后武器,战胜世界上拥有最先进技术装备侵略者的英雄业绩。了解那些在短时间内,从旧中国到新中国;从学校门到解放军;从不懂战争到直接参加战争;而为之英勇奋斗的那群知识青年的工作、生活、与思想感受,及其锻炼成长过程,也许是有所助益的。

目 录

前 言:	(1)
第一章:	
警二团夜搜育才校	
蒋伪军溃败大西南	(1)
第二章:	
返南充目睹新气象	
报国家遂宁换戎装	(19)
第三章:	
赴铜梁夜宿盘陀镇	
展军容吓退土匪兵	(39)
第四章:	
别四川畅游长坂坡	
驻荆门初学发展史	(54)
第五章:	
到连队学习工农兵	
乘火车花园口北上	(76)
第六章:	
赴东北双城县军训	
到安东突见战地情	(97)
第七章:	
总动员杀敌上前线	
在朝鲜敌机逞凶残	(114)
第八章:	
回连队接受五任务	
夜行军发挥我所长	(132)
第九章:	
筹军粮粉碎敌封锁	
震敌胆美军大溃逃	(154)

第十章:	追穷寇打过三八线 冒严寒强渡临津江	(172)
第十一章:	收容组迷路三环里 战高阳美军心胆寒	(188)
第十二章:	巧遭遇痛歼坦克营 抓俘虏吓坏英国兵	(213)
第十三章:	驻水原前线待军令 筹军粮工作倍艰辛	(235)
第十四章:	趁休整顽敌大进犯 攻为守奇袭美国兵	(261)
第十五章:	抗顽敌坚守第一线 出奇兵歼敌磨石村	(281)
第十六章:	除旧岁鏖战碧霞岭 拖时间阻敌汉江南	(306)
第十七章:	守汉江官兵忍饥饿 筹军粮暗访获丰收	(329)
第十八章:	五渡江再袭炮阵地 弹药尽败走蘘岛村	(350)
第十九章:	为治伤蹒跚夜赶路 日投宿接待胜亲人	(372)

第二十章:	嵎岵山伤员遭空袭 急回国巧搭顶蓬车	(393)
第二十一章:	回祖国陆军院治伤 赴克山健康团集训	(415)
第二十二章:	警卫营练兵场竞技 教导队三反中受屈	(434)
第二十三章:	杜鲁门发动细菌战 捉飞贼军民尽开颜	(466)
第二十四章:	教文化战士学拼音 修机场副营长伤臀	(484)
第二十五章:	反登陆防守西海岸 挖坑道修筑地下城	(509)
第二十六章:	观空战心旷神怡 守海岛再失好战友	(535)
第二十七章:	克拉克被迫签协定 病情急连住三医院	(558)
第二十八章:	母垂危束装回故里 为康复重返水校门	(579)

第一章 警二团夜搜育才校 蒋伪军溃败大西南

1949年深秋，川北的南充，阴雨连绵、凉风习习，已使人感到稍有寒意。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南下和西进的消息不断传来。南充市的气氛，也随之一天比一天紧张。在“全市戒严”的告示下：大街、小巷布满了荷枪实弹的警察和鼠眉贼眼的便衣特务。他们一会儿闯入这家商店，一会儿搜查那座旅馆，日以继夜的监视着那些所谓“形迹可疑”的人和事。昔日繁华喧闹的街市，已经变得格外冷清，商店半掩着铺门，行人来去匆匆。只有那些刚从前线溃退下来的中央军，有的穿城而过；有的成群结队，在大街上游游荡荡，伺机抢购一些他们认为可以带走的东西……

座落在城北小山丘上的“南充育才高级职业学校”，已经处于停课状态。同学们三三两两地分散在教室里，散步于道路旁，闲谈于草坪上和黄槐树下。他们小声地议论着，悄悄地打听……那些家住市内的同学，每次回到学校来时，总会带来各种各样的消息和情况，一下子成了大家的义务通讯员。学校的高级职员和教师们，更是深居简出，寡言少语。他们似乎都怀着一个共同的心愿——盼望着黑暗赶快过去，曙光迅速到来……

只有那位平日骄横狡诈的军训教官——刘大钢，显得格外忙碌。他东走走，西看看，装着一副关心大家的样子。向同学们问这问那，似乎有什么“可疑的线索”、“宝贵的情报”在吸引着他……谁知，所到之处，同学们不是视而不见，就是听而不闻，或者敬而远之，看来收获甚微……

夜深了，风呼呼地吹着，雨下个不停，难眠的夜晚，好像比白天更加漫长。对面上床的任中理，翻了个身，又伸了两个懒腰……

“怎么样？又睡不着啦！”下床的张源问。

“不要吵醒别人啊！”我提醒他们。

“啃啃……吭吭……”另外两位同学，都在咳着假嗽。

宿舍里，住着六位同学。其中一位家住南充街上，停课后常回家住宿，不时来学校交流情况。其余五位同学中，张源、任中理、冯克和我都是西充县青狮乡人，相距不足20里，又是小学、中学的同班好友。由于爱好一致、志气相投，在学习、生活中互帮互助，形影不离，真有情同手足、亲如兄弟一般。

……

漫长的白天刚刚过去，难眠的夜晚又接踵而来。黑暗、恐怖的气氛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一天更比一天严重。同学们真有“度日如年”，“如坐针毡”的感觉。但是，谁也不愿离开这个川北重镇——南充。因为，他们总想亲眼看看南充城的解放，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到来……

……

10月初的一个晚上，小雨滴滴嗒嗒地下个不停，秋风夹着枯黄的槐树叶，落满了整个校园。同学们照例按规定，晚上10点钟熄灯就寝。

呼！呼！呼！——……呼！呼！呼！——……一阵尖叫地口哨声，把我们从梦中惊醒。

“同学们！起床啦！”……“快到大礼堂集合！”刘教官喊声刚落，又是一阵口哨声和“快起床！”……“到大礼堂集合！”……“快起床！”的叫喊声，此落彼起，在整个学生宿舍区喧嚣起来……

“他妈的！老子刚刚睡着！”姓吴的同学高声大骂。

“半夜了，集合干啥子嘛！”有人接了上去。

“不准讲话！……快起床！”一个陌生的声音从门外传来。我拿来手电筒往门口射去。只见两个全副武装的大兵，也拿着电筒，贼头贼脑地正在向宿舍里探望……

“快起床!”……碰碰碰……“快起床!”碰碰……一些士兵,照着手电,沿着宿舍中间的人行道,一边大声嚎叫着,一边用手拍打着房门……

同学们被迫穿衣下床,在手电光束的照射下,冒着雨慢慢地往大礼堂走去……

到了操场,只见大礼堂和小会议室里,灯火通明,人影窜动。在灯光和手电筒光束的交相映照下,影影绰绰地看到房子周围,站立着许多士兵。礼堂、会议室门口,也有一些士兵,持枪守卫。还有许多士兵在校园内来回巡逻、放哨。手电筒的光束,在整个校园里,到处闪烁、乱射……

同学们一个个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,低着头,迈着沉重的脚步,慢腾腾地走进礼堂……

“水利科的站在东边!”

“财会科的站在西边!”

“不准讲话!”

“不准走动!”

……

站在主席台上的高个子军官,高声、重复的叫喊着……命令进入礼堂的同学们……

礼堂内的桌、凳,已重叠着放在靠墙的两边。七、八个军官来回监视,十多个士兵在通道旁、出口处,持枪站立。

……

时间一秒一秒的过去,同学们等得有点不耐烦了,穿少衣服的人打起了寒噤,大伙开始议论起来。

“集合起来干啥子?”

“半夜三更、搞什么鬼嘛?”

“我们要休息哟!”

“太冷啦!我要回去加衣服!”

……

人群中发出了一连串的质询声、责骂声。同时也渐渐骚动起来……

呼！呼！呼——……呼！呼！呼！——……“不准讲话！”……“不准走动！”高个子军官一边用力吹着口哨；一边大声嚎叫。可是人们并没有理睬，继续叫着、骂着、秩序更加混乱……

“他妈的！不准闹！”

碰、碰、碰！

那个坐在主席台后面的胖子军官发怒了。他突然跑到讲台前，一面高声吼叫；一面用力拍打桌子……但是情况并未好转。他急了、慌忙掏出手枪。

叭！叭！向房顶放了两枪。

“再闹！老子毙了你！”他大声咆哮着。

人们开始静了下来……

不久，一个军官跑步进来，向胖子立正、敬礼。说道：“报告团座，经检查，宿舍区已经没有人啦！”

“嗯！”胖子点了点头。

“同学们！请安静！”……“我们现在请团座讲话！大家鼓掌欢迎！”高个子军官大声说，随即鼓起掌来，同时把椅子挪到讲台正中。在周围的军官和士兵中，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。

胖子军官走到讲台中央，脱下军帽、拉了拉军装，摆出一副演讲家的架势，慢慢拿出讲话稿来。

“吭！吭！”清了清嗓门，高声说：

“同学们！你们听着！我们南充警卫二团，是奉警备司令部的命令，到这里来搜查共产党、嫌疑犯和不法份子的！为了防止他们捣乱、逃跑，同时也是为了保证同学们和学校的安全。我们已经包围了学校，要对每个人进行检查。你们的校长、老师，已经在会议室接受检查啦！你们每个同学，也必须接受检查！……”他停

了停,接着说:

“在检查期间,你们必须听从参谋长的指挥。”他用手指了指高个子军官。继续说:“接受检查时,不准讲话、不准走动、必须做到有问必答,不准反抗、不准说慌。检查完一个,再检查第二个,依次进行,不准拥挤……我要警告你们!如果再发生刚才那样的事情,就必须严惩不贷!要知道子弹是不长眼睛的……”说着,他举起手枪,在空中摇晃了几下,然后放在台上。

人群中又有人在小声议论着……

“不准讲话!”……“不准讲话!”高个子军官大声喊叫。

“同学们!我再说一遍,本团是奉命前来执行公务的。谁要是妨碍执行公务,就要依法严办!甚至当场枪毙!”胖子军官怒气冲冲地叫喊……“检查完后,师生全部回家、工人解散、学校查封。不得开饭、不准留宿,校舍由本团派人看管,若有违犯,严惩不贷!……大家听清楚了吗?”台下无人吭声。他又重复说了一遍。

讲完之后,高个子军官指挥水利科和财会科的同学,分别沿东、西两侧用桌、凳叠起来的通道,前往两个检查口,接受检查……

每个检查口前,摆着一张条桌,三个军官并排坐在桌子后面。他们手里还拿着笔记本、名单和一叠厚厚的资料。四、五个士兵在两旁持枪站立。

每个同学通过检查口时,都要被迫搜身,详细盘问一番。他们一边盘问,一边翻阅着手中的资料和名册。检查一个人,快的三、五分钟,慢的十多分钟……

天快亮了,接受过检查的人已经过半。在检查中,有三、四个同学被带往他处;有七、八个同学被刮了耳光。

“看来,他们已经掌握了一些材料!”

“好汉不吃眼前亏!”

“反正没问题,怕啥?”

“老实说!”

“别害怕！”

……

人群中、有人窃窃私语，有人相互鼓励，好像是在总结经验，吸取教训一般。

轮到我了。照例由他们搜身、检查，并回答了姓名、家庭住址、班级名称。他们继续问道：

“你参加了那个学术社？”

“警钟！”

“发表过几篇文章？”

“两篇！”

“啥子内容？”

“一篇讨论怎样写好作文；一篇阐述水利工程的重要性。”

“发表过演讲吗？”

“没有！”

“有啥社会关系？”

“家在农村，所有亲戚都是种地的。”

……

我如实回答。他们边问边看那份名册和手中的资料。似乎未能找出什么漏洞，就放行了。

……

早上八点多钟，我们同乡的几位同学，通过了检查，先后回到宿舍，议论着接受检查的情况。大家似有所悟，可能是上半年以来，由于国内形势变化，育才学校的政治空气比较活跃，各种学术研究社，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。他们出墙报、开研究会、讨论会，有时也在会上发表演讲等，活动频繁。其中尤以“草苞”、“警钟”、“晨星”等学术研究社，引起了反动派的怀疑。

“狗日的、全都封啦！”相邻宿舍的同学，边走边骂，从门外经过。经询问，原来我们的教室、饭堂、厨房和贮藏室……等全被锁

住，门上还黏着封条。

“他妈的，真可恶！”

“书、衣服、也没法拿了！”

“这帮家伙该死！”

“我们怎么办？”

“只有回家罗！”大家七嘴八舌地叫骂着。

“嘘——注意！……大兵来啦！”紧靠房门坐着的任中理同学，机警地提醒大伙。

接着，一个军官带着两个士兵来到门口，向宿舍里探望。我们各自整理床铺、收拾衣物，假装忙着收拾行李，准备回家的样子。

10点钟过了，大家顿感肚中饥饿，身体困倦，垂头丧气地坐在那儿，一声不哼。

“还是回家吧！没有别的办法！”我只好劝慰着大家……

出了宿舍，只见校园里的警卫尚未撤除，巡逻的官兵来回窜动。校门口站着几个军官和许多士兵，正在那里检查离校回家的人们。

来到街上，每人吃了碗面条，急匆匆地沿着西南公路走去……

雨越下越大，路上都是从前线溃退下来的中央军。由于公路质量差，加上长期阴雨和汽车的碾压，损坏十分严重。路面凹凸不平，洼坑、水潭随处都是。有些路基松软的地段，因汽车的反复碾压，将泥土挤向两边，形成一条条的深沟和土垄。士兵们披着雨布、戴着斗篷、打着洋伞——这些斗篷和洋伞，种类繁多，式样不同，大小新旧各异。黑的、黄的、红的、兰的、花的、紫的，异彩纷呈，应有尽有。一看便知，他们都是从老百姓那里抢来的。大兵们倒背着枪，三、五成群，稀稀拉拉，拖着沉重的脚步，艰难而蹒跚地向前走着……随行的军官，虽然身披雨衣，脚穿水鞋，但大多显得倦容满面，忧心忡忡……汽车抛锚了，他们就强令士兵前拉后推，越

过洼坑、水潭、深沟和土塍。昔日那股骄横拔扈、盛气凌人的威风，自然也收敛了许多。

我们为了在天黑前赶回西充县城，行走的速度比他们快。有时不得不伺机在他们中间穿行、抢道。两个军官看看我们问“忙啥子罗！”我们知道他们是四川人后，便主动和他们攀谈起来。

“老总，你们辛苦啦！”

“不辛苦！你们去哪里？”

“学校停课了，我们回家！”

“你们也是四川人，想回家吗？”

“嗯！”他俩点了点头，欲言又止。

“老总！你们看到解放军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！”

“那为啥要退下来呀？”

“上级的命令啊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哼！为啥？你们不怕死吗？”另一个军官抢着说。我们相互看了一眼，不禁都悄悄地笑了起来。

为了避免发生意外，我们决定在军队较多的路段，改走小道，军队较少的路段，再走公路。这样虽然要多走些弯路，但安全得多，速度也慢不了。而且还能保证我们手中的雨伞不被大兵抢去。

“……”

翻过一道山岭。“看！好多汽车抛锚啦！”张源同学高叫一声。一眼望去，只见前面田间的公路上，停着十多辆汽车，很多士兵聚集在那里。有人来回走动。有人大声喊叫，还有两架挂着白色蓬布的滑竿，停放在附近田间的小路上……

“我们看看去！”冯克建议。

“别找麻烦啦！”任中理不同意。

“我们到前面那个村庄去问问，顺便要口水喝，好吗？”我说。

大家表示同意。

来到村后的高坡上，放眼望去。有几个军官在村头的大榕树下坐着，一些士兵在村里走来走去。我们选中了紧靠山坡偏僻处的一间房子，敲门进去。见一位老大爷坐在八仙桌旁，低着头、慢条斯理地抽着旱烟。我说：“大爷！我们是从南充回家的学生，想找口水喝，行吗？”老大爷一听，马上抬起头来，看了看我们，立即显出一张热情的笑脸，忙说：“好！好！好！请坐啊！”他指着桌子旁边的条凳说。太娘丢下手中活儿，叫声：“小明！快，快来端水去！”一会儿，大娘和小明端来了四碗水，放在桌子上。我们约而同的齐声说：“谢谢大爷！谢谢大娘！”

我们边喝着水边说：“昨晚我们的学校被查封了，警二团强迫我们回家！”大爷点了点头说：“小明的学校也被迫停课啦，前天刚回来！”经打听，原来他们姓徐，全家八口，两个儿子和媳妇，女儿都到山上躲兵去了。小明是他们的孙子，现在县城读初中一年级。

“大爷，公路上啥事呀！那么多汽车？”冯克急着问。

大爷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抽了一口烟说：“今天上午一辆汽车，从公路上开过来时，陷在路上的烂泥里不动了。另一辆汽车想从旁边绕过来，结果也被陷下去了。他们推了很久，谁知越陷越深，把路全给堵死啦！……后来，车子越来越多，都停在公路上。”他停了停，继续说：“他们推不动，就派了许多兵到村子里来，挨家挨户搜查，把一些有点劳动力的妇女和孩子都抓去修路、推车。唉！到现在还不见回来喽！”

“为啥要抓孩子和妇女呢？”张源问。

“狗日的！‘遭秧军’！……‘蒋该死’①！该完蛋啦！”大爷忍不住，愤怒的高声大骂起来。

① “遭秧军”、“蒋该死”——是“中央军”、“蒋介石”的谐音词。四川的老百姓经常都这样咒骂，用以发泄胸中的怨气。

“小声点，老头子！”大娘赶忙提醒，并用手指指门外村头那边。

大爷点点头，吸着烟，低声说：“近来很多遭秧军从公路上过，到处抓人，抢东西、侮辱妇女。没法子村里的青壮年男女，都躲到山里去了，粮食、值钱的东西也藏了起来。村子里就留下我们这些老、弱、病、残和一些孩子们啦！”

这时候，大娘端出一大盘热气腾腾的红薯，四碗菜汤，放在八仙桌上。关心地说：“孩子们！快吃吧！这些是给小明他爸、妈和叔叔婶婶及姑姑们准备的。遭秧军不走，他们也不敢回来。现在家里只有这种东西，吃饱了好赶路哟！”

我们正是饥肠碌碌，一见到红薯，拿来就吃，连皮都忘记剥啦！……

“好像田坎上还放有两架滑竿吧！”冯克边吃边问。

“嘻嘻！嘻嘻！”小明忍不住先笑了起来。然后高兴地说：“上午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。因为汽车把公路堵死了，滑竿也抬不过来。两位乘坐滑竿的官太太，想到村里来休息。强迫轿夫绕道把她们从田坎上抬过来。谁知路窄、道滑、弯急，一个轿夫跌了一跤，滑竿和上面坐的官太太，一起滚到田里，来了个‘落汤鸡’，‘嘴啃泥’^①，哈！哈！……嘻嘻！嘻嘻！……他忍着笑，继续说：“搞得那个官太太全身都是泥和水。她大哭大闹，骂轿夫和老天爷不长眼睛。脸上的泥水、泪水、胭脂都汇流在一起，高跟鞋也掉到泥里去啦！只得由当兵的背了过来，那副狼狈像好看极啦！嘻嘻！哈哈！……他边说边笑，边用双手比划着。逗得大伙忍不住都大笑了起来。大爷笑得只咳嗽，大娘的眼泪也笑出来了。她一边擦拭着，一边忙着跑去关上了房门。

^① 落汤鸡、嘴啃泥——当地方言。川北都是冬水田，人滚下田里，便全身水淋，满脸泥污。